

劔

筭

劍徒第十二

樽流篇

凡三十四事
凡三十六條

求劍

里克伏劍

劍告勞

劍慚

釋劍揮

臧陽宮伏劍

劍地立聖公

劍玦

止劍赦更始

劍罵諸卿

劍呼長樂宮

劍墮

按劍叱袁紹

拔劍嘉德殿前

逆劔

讓劔

劔大呼

劔自刎

劔中鞍

劔自刺

劔攬

劔攬

進劔斬宗黃

焚書折劔

劔擊闔

劔上食

飾五劔

請具劔

劔降

篁中人躍劔

劔驅

十萬橫磨劔

揮劔效唐軍

僧訪劔

劔筴第十二

明賢錢希言譚輯

雲間陳繼儒訂正

投錄

樽流篇

樽流道之觀
戒謀也

筴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故曰與
覆車同軌者傾與亡國同事者滅夫國
之將亡本先撥也一旦膏夏微烟巫山
板蕩波之駭矣塵之飛矣玄鳥其不歸
矣象魏爲虎豹之蹊矣危機潛伏可無

畏歟故著劍所以得復陳所以失焉春
秋之道有正春而無亂秋然舉往明來
匪微胡信自虞公終漢隱二千年間驕
虐不道之主輕薄于紀之臣何代蔑有
其翦焉傾覆之不暇而况能克有終乎
斯又何以守其貴耶夢得土田爲失國
祥孺憐之兆雖有因而至焉然亦豈非
天哉易曰其亾其亾繫于苞桑筴樽流

求劔

初虞叔有玉

虞叔虞公之弟

虞公求旃

旃之也音之然反

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

璧其罪

人以利其璧以璧為罪

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賈買也焉音

乃獻之又求其珪劔叔曰是

無厭也無厭將及我

將殺我也厭音於盪反

遂伐虞

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共池地名共音洪一音恭左傳

里克伏劔

僖公十年晉侯殺里克以說

自解說不墓

將殺

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

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臯其無辭

乎

言欲加已罪不患無辭

臣聞命矣伏劔而死

左傳

晉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爲變賜里克

死謂曰微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

二君一大夫

奚齊悼子苟息也

爲子君者不亦難

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
其無辭乎乃言爲此臣聞命矣遂伏劔而

死

史記

劔告勞

吳王夫差既退于黃池乃使王孫苟告勞

於周

王孫苟吳大夫勞功也

曰昔者楚人爲不道不

承其王事以遠我二三兄弟之國吾先君

闔閭不貲

赦也

不忍被甲帶劔挺鉞

音被

楯音楯

鐸挺也

振也

以與楚昭王毒逐于中原柏舉

毒暴也中

天舍其衷

言天舍

楚師敗績王

去其國

昭王奔隨

遂至于郢

楚都

王總其百執事

百執事百官也

以奉其社稷之祭

修楚祭祀

其父子昆

弟不相能夫槩王作亂是以復歸于吳

夫槩

王闔閭之弟夫槩王先婦自立故不能定楚而歸也

今齊侯任不鑿

于楚

不鑿不以楚敗為鑿戒

又不承共王命以遠我

二三兄弟之國

說云謂齊納樂盈以伐魯魯哀十一年春齊伐魯故

其年吳會
魯以伐齊

夫差不貫不忍被甲帶劍挺鉞

楮鐸遵汶伐博

博齊別都

登音登笠相望于艾陵

登笠備雨具也相
望言不避暑雨

天舍其衷齊師還

還敗而

夫差豈敢自多文武實舍其衷

文武歸不

稔於歲

言伐齊之明年不至
於穀熟而復出師也

余公江沂淮

闕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以徹于兄弟之

國

兄弟諸
姬也

夫差克有成事敢使荀告于下

執事

克能成事
成功也

周王荅曰荀伯父命女來

川

卷之二

三

吳

明紹享余一人若余嘉之

周敬王丐也紹繼享獻繼先

之禮獻我一人心誠嘉之也

昔周室逢天之降禍遺民

之不祥余心豈忘憂卹

吳既長晉而還未踰于黃池越聞吳王父
留未歸乃悉士衆將踰章山

章山即禹貢所謂宿方在

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長林縣

濟三江而欲伐之吳又

恐齊宋之爲害乃命王孫駱告勞于周曰

昔楚不承供貢辟遠兄弟之國吾前君闔

閭不忍其惡帶劔挺鉞與楚昭王相逐于

中原天舍其忠

國語作哀

楚師敗績今齊不賢

國語於楚又不恭王命以遠辟兄弟之國

夫差不忍其惡被甲帶劔徑至艾陵天福

於吳齊師還鋒而退夫差豈敢自多其功

劍筴

卷十二

槊流

五

早編

是文武之德所祐助時歸吳不熟于歲遂

緣江沂淮

緣當作沿順流而下沂逆流而上

開溝深水出

于商魯之間而歸告于天乎執事周王荅

曰伯父令子來乎盟國一人則依矣余實

嘉之伯父若能輔余一人則兼受永福周

室何憂焉賜弓弩王阼以增號謚

已上所記

吳王能大用小異惟太子

吳王還歸自池

池字

黃字息氏散兵

吳楚春秋

劔慚

吳王伐齊大尅師兵三月不去過伐晉晉知其兵革之罷倦糧食盡索與師擊之大敗吳師涉江流血浮尸者不可勝數吳王不忍率其餘兵相將至秦餘杭之山飢餓足行乏糧視瞻不明據地飲水持籠稻而餐之顧謂左右曰此何名羣臣對曰是籠稻也吳王曰悲哉此公孫聖所言王且不

得火食太宰詔曰秦餘杭山西坂間燕可
以休息大王亟飡而去尚有十數里耳吳
王曰吾嘗戮公孫聖於斯山子試爲寡人
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詔即上
山三呼聖三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
死灰色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
事言未畢越王追至兵三圍吳大夫種處
中范蠡數吳王曰王有過者五寧知之乎

殺忠臣伍子胥公孫聖胥爲人先知忠信
中斷之入江聖正言直諫身死無功此非
大過者二乎夫齊無罪空復伐之使鬼神
不血食社稷廢蕪父子離散兄弟異居此
非大過者三乎夫越王句踐雖東僻亦得
繫于天皇之位無罪而王恒使其芻莖秩
馬比于奴虜此非大過四者乎太宰詬讒
諛佞諂斷絕王世聽而用之此非大過者

五乎吳王曰今日聞命矣越王撫步光之
劔杖屈盧之弓瞑目謂范蠡曰子何不早
圖之乎范蠡曰臣不敢殺主臣存主若亡
今日遜敬天報微功越王謂吳王曰世無
千歲之人歿一耳范蠡左手持鼓右手操
枹而鼓之曰上天蒼若存若亾何須軍士
斷子之頸挫子之骸不亦繆乎吳王曰聞
命矣以三寸之鼻冥吾兩目使歿者有知

吾慚見伍子胥公孫聖以爲無知吾耻生

越王則解綬以冥其目遂伏劍而死

越絕書

二十三年十月越王復伐吳吳國困不戰
士卒分散城門不守遂屠吳吳王率羣臣
遁去晝進夜走三日三夕達于秦餘杭山
胸中愁憂目視茫茫行步猖狂腹餒口饑
願得生稻而食之伏地而飲水顧左右曰
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

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僂惶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有頃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糞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糞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子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吳王歎曰子胥所謂且食者也謂太宰嚭曰吾戮公

投胥山之巔吾以畏責天下之慚吾足不能進心不能往太宰嚭曰死與生敗與成故有避乎王曰然曾無所知乎子試前呼之聖在當即有應吳王止秦餘杭山呼曰公孫聖三反呼聖從山中應曰公孫聖三呼三應吳王仰天呼曰寡人豈可返乎寡人
人
世
世
得
聖
也
須
臾
越
兵
至
三
圍
吳
范
蠡
在
中
行
左
手
提
鼓
右
手
操
枹
而
鼓
之
吳
王

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辭曰吾聞狡兔以
死良犬就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
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相國蠡急而攻大
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
君勾踐下臣種敢言之昔天以越賜吳吳
不肯受是天所反勾踐敬天而功既得返
國人上天報越之功敬而受之不敢忘也
且吳有大過六以至于亡王知之乎有忠

臣伍子胥忠諫而身死大過一也公孫聖
直說而無功大過二也太宰嚭愚而佞言
輕而讒諛妄語恣口聽而用之大過三也
夫齊晉無返逆行無僭侈之過而吳伐二
國辱君臣毀社稷大過四也且吳與越同
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而吳侵伐大
過五也昔越親戡吳之前王罪莫大焉而
幸伐之不從天命而弃其仇後爲大患大

過六也越王謹上列青天敢不如命大夫
種謂越君曰中冬氣定天將殺戮不行天
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今圖吳王將
爲何如大夫種曰君被吾勝之衣帶步光
之劍仗屈盧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
曰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
命言有頃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
王之忍辱厚耻也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

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吾師衆加刃于
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勾踐謂種蠡曰二子
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
于人主願主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
留越王復頓首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
無罪于天不負于人今君抱六過之罪不
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太息
四顧而望言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越王

謂太宰嚭曰子爲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
乃誅嚭并妻子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
曰吾生旣慚歿亦愧矣使歿者有知吾羞
前君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
使其無知吾負于生死必連繫結組以罩
吾目恐其不救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爲掩
明生不昭我死勿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
乃葬吳王以禮于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

軍士集于我戎之功人一隰越絕書王以

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吳越春秋

釋劔栝

或爲六國說秦王曰土廣不足以爲安人

衆不足以爲強若土廣者安人衆者強則

樂紂之後將存昔者趙氏亦嘗強矣曰趙

強何若言曰猶舉左案齊言舉兵于左則舉

右案魏厭案萬乘之國厭言案二國千乘

之宋也

宋於七國時爲干乘今俠齊魏如之

築剛平

趙地缺趙成侯

四年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爲衛取我剛平皆不注

衛無東野

詳此

則剛平趙取之衛也

芻牧薪採

芻草也以食馬牧養牛人也大者薪小者

莫敢闕東門當是時衛危于累卵天下

之士相從謀曰吾將還其委質

還反言敗事也倍二

十三年注委質屈膝也

而朝于邯鄲之君乎于是天

下有稱伐邯鄲者莫不夕

補

今朝行魏伐

邯鄲

齊惠三十二年伐趙趙告急齊是以有馬陵之敗

因退爲逢澤

之遇

開封東北有逢池或曰宋之逢澤

乘夏車

夏取其大禮有夏篆

稱夏王

夏中

一朝爲天子天下皆從齊宣

王聞之舉兵伐魏梁王身抱質執璧

質贊同

請爲陳侯臣天下乃釋梁郢威王聞之

楚郢

都寢不寤食不飽帥天下百姓以與申縛

進于泗水之上

縛齊將楊之水注申諸姜

而大敗申縛

趙人聞之至枝桑

魏地也

燕人聞之至格道

格道不通平際絕齊戰敗不勝謀則不得

則矣

卷十一 二 樹流

十三

翠帽蓋堂

使陳毛釋劔

引也。扼夜戒有所擊。

委南聽罪

委去南面之尊

西說趙

說使人解之

北說燕內喻其百

姓而天下乃齊釋

不攻齊也。戰國策

械陽宮伏劔

蘇長君爲奉車

武兄嘉

從至雍械陽宮扶輦

下除觸柱折轅劔大不敬伏劔自刎賜錢

二百萬以葬

按械陽宮秦昭王所作。在今岐州扶風縣。

劔地立聖公

諸將會議立劉氏以從人望豪傑咸歸于伯升而新市平林將帥樂放縱憚伯升威明而貪聖公懦弱先共定策立之然後使騎召伯升示其議伯升曰諸將軍幸欲尊立宗室其德甚厚然愚鄙之見竊有未同今赤眉起青徐衆數十萬聞南陽立宗室恐赤眉復有所立如此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疑天下而自損權非

所以破莽也且守兵唱號鮮有能遂陳勝項籍即其事也春陵去宛三百里耳未足爲功遽自尊立爲天下準的使後人得承

吾敝

前書宗義曰戰勝則兵疲我承其敝

非計之善者也今

且稱王以號令若赤眉所立者賢相率而往從之若無所立破莽降赤眉然後舉尊號亦未晚也願各詳思之諸將多曰善將軍張卬拔劍擊地曰疑事無功今日之議

不得有二衆皆從之聖公既卽位拜伯升
爲大司徒封漢信侯由是豪傑失望多不

服

後漢書

劔玦

光武破王尋王邑自是名益甚更始君臣
不自安遂共謀誅劉伯升乃大會諸將以
成其計更始取伯升珪劔視之繡衣御史
申屠建隨獻玉玦

繡衣御史武帝置衣繡者尊寵之也玦決也今

早決斷

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伯升舅樊宏

謂伯升曰咎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

羽

史記項王留沛公飲項伯東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范增數目項王舉

所佩玉玦者三項王默然不應鴻門地名在新豐東七十里也

今建此意

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

後漢書

止劔赦更始

更始徙居長信宮

三輔黃圖從洛門至周廟門有長信宮在其中

赤眉至高陵匡等迎降之遂共連兵而進

更始城守使李松出戰敗死者二千餘人
赤眷生得松時松弟汎爲城門校尉赤眷
使使謂之曰開城門活汝兄汎即開門九
月赤眷入城更始單騎走從尉城門出三輔

黃圖洛城門王莽改曰建子門其內有長安尉官俗名之爲尉城門今長安故城北
面之中諸婦女從後連呼曰陛下當下謝

城更始即下拜復上馬去初侍中劉恭以
赤眷立其弟盆子自繫詔獄聞更始敗乃

出步從至高陵止傳舍右輔都尉嚴本

本當

作平或作丕

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將兵在外

號爲屯衛而實囚之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十月更始遂隨祿肉袒詣長樂宮上璽綬于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爲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

極請得先死拔劔欲自刎赤眉帥樊崇等
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爲畏威侯劉恭
復爲固請竟得封爲長沙王

後漢書

劔罵諸卿

至臘日樊崇等乃設樂大會盆子坐正殿
中黃門持兵在後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
行其中一人出刀筆書謁欲賀

古者記事書于簡冊

謬誤者以刀削而除之故曰刀筆

其餘不知書者起往請

之

請其書
已名也

各各屯聚更相背向大司農楊

音洪劔罵曰諸卿皆老慵也今日設君臣

之禮反更殺亂

殺亦亂也

兒戲尚不如此皆可

格殺

相拒而殺
之曰格

更相辨鬪而兵衆遂各踰

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請葛穉

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

後漢書

劔呼長樂宮

赤眉立劉盆子爲帝自號建世元年盆子

後探札得符諸將乃皆稱臣拜盆子時年
十五被髮徒跣敕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
噉兄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弃之復
還依劉俠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幘巾所以覆髻也續漢書童子幘無屋示
未成人也半頭幘即空頂幘也其上無屋
故以爲名董仲舒繁露以赤統者幘尚赤
盆子承漢統故用赤也東宮故事太子有
空頂幘一枚即直綦履

乘鮮車大馬赤屏泥

赤屏泥謂以緹
油屏泥於軾前終襜

絡各檐帷也車上施帷以屏蔽者交絡之以

系為飾續漢志王公列侯安車加交絡帷

也而猶從牧兒遨樊崇雖起勇力而為衆

所宗然不知書數徐宣故縣獄吏能通易

經遂共推宣為丞相崇御史大夫逢安左

大司馬謝祿右大司馬自楊音以下皆為

列卿軍及高陵與更始叛將張卬等連和

遂攻東都門三輔黃圖宣平門長安城東

都門入長安城更始來降盆子居長樂宮

諸將日會論功爭言謹呼

謹謹也謹音火完反

拔劍

擊柱不能相一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

兵士輒剽奪之

剽劫也

又數虜暴吏民百姓

保壁由是皆復固守

後漢書

劍墮

孫程與王康等迎立濟陰王是爲順帝閭顯弟景爲衛尉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尚書郭鎮率直宿羽林出逢景景因

斫鎮不中鎮劔擊景墮車左右以戟叉其胸禽之送廷尉

按劔叱表紹

靈帝崩表紹勸何進徵董卓等衆軍勦太后誅諸宦官轉紹司隸校尉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

魏書信太山陽平人也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說紹不從乃引軍還鄉里劉

榮曰注案鮑信還鄉里安得引軍蓋信當作暹或云軍字衍

董卓擁制

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所
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
卓議欲廢立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
每念靈帝令人憤毒毒恨也董侯似可今當
立之紹曰今上當于春秋未有不善宜于
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
安卓按劔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
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詭對曰此

國之大事請出與太傅議之卓復言劉氏

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

公橫刀長揖徑出

英雄記表紹揖卓去坐中驚愕卓新至見紹大

家故不

敢害懸節于上東門

洛陽城東北面頭門也山陽公載記

董卓以表紹奔節改第一荐為赤苑

而奔冀州

後漢書

拔劍嘉德殿前

何進入長樂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以下

選三署郎入守宦官廬諸宦官相謂曰大

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

欲音許物

及此意何爲竇氏事竟復起邪又張讓等

使人潛聽具聞其語乃率常侍段珪畢嵐

等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閤入伏省中及進

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讓等詰

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

說文憤也

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

陳留王協母王美人

何后鳩殺之帝怒欲廢后宦官固請得止

我曹涕泣救解各出

家財千萬爲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
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卿言
省內穢濁公卿以下忠清者爲誰于是尚
方監渠穆拔劍斬進於嘉德殿前

後漢書

逆劍

趙染新豐人初爲晉南陽王司馬模牙門
將戍滿坂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率衆歸
劉聰聰以爲平西將軍次于新豐東晉將

索綝率兵討之。淦有輕敵之意。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鬪，況於國乎？」淦曰：「綝小豎，豈能污吾馬蹄刀劍也？」帥精騎逆戰于城西。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乃

斬徽

前趙錄

讓劍

苻堅建元十四年春二月，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

武威將軍苟萇尚書司馬慕容暉帥步騎
七萬啟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
衆爲前鋒屯騎校尉征虜將軍始平石越
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京兆尹慕容垂揚
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鄉領軍將軍
苟池右將軍毛當漢陽將軍王顯帥勁卒
四萬出武當秦書作襄陽夏四
月師次沔北

監沔中諸軍鎮襄陽以固北鄙序以丕軍
無舟楫不以爲虞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

渡漢水

秦書作遊馬以渡

序惶駭固守中城越攻

陷外郭獲船百萬艘以濟餘軍不帥諸將
進攻中城遣荀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
江陵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
至西北隅以爲不固當先受獎遂領百餘
婢并城中女子千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

及不至攻西北隅果潰衆便移固新城不
遂引退襄陽人因謂此城爲夫人城十二
月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
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
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
師已久淹不可虛反其特原之令其功成
贖罪因遣黃門侍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
仍賜以劔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

復持面見吾也

前秦錄

劔大呼

永和十一年即張祚和平二年也祚廢諸
神祀山川枯竭置五都尉司人姦過禁四
品以下得衣繒帛庶人不得畜奴婢乘車
馬自姓怨憤國中仲夏雨雪降霜殺苗稼
果實行人凍死祚宗人河州刺史張瓘時
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遣別將易揣

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之又廣徵兵三千餘道入擊南山諸種夷時張掖人王鸞頗知神道言于祚曰軍不可行出必不還涼國將有大變并陳祚三不道祚大怒叱鸞爲妖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曰我歿不二十日兵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稱玄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祚甚信之衆知祚必敗而凶暴彌甚上下
憤憾秋七月祚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
鎮枹罕使瓘討叛胡瓘聞之斬孚起兵玲
等濟河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
瓘兵躡之祚衆震懼瓘遣兵傳檄州郡欲
廢祚以侯還第復立靈耀先是驍騎將軍
燉煌宋混兄修素與祚有隙祚疑之至是
大懼八月混與弟澄等西奔招合夷晉衆

劍筵

卷十二

傳流

五

早

至萬餘人遂以應瓘還向姑臧九月次于
武始大澤混等爲靈耀發哀閏月進至姑
臧祚收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
募市人數百揚聲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
已至城東敢有舉手者夷三族登神雀觀
琚嵩殺祚守門卒歿者四百餘人斬西門
關納混等頌軍將軍趙長開宮門應之長
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謙光殿拜

靈曜庶弟玄靚爲主混遂長驅入殿中大呼稱萬歲祚以長等破混也下觀勞之見混等乃按劔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祚素失衆心莫肯爲之鬪者長奮槊刺祚中頰祚奔入萬秋閣爲厨士徐黑所殺混等梟其首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域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并殺其二子祚立三年而

亡前涼錄

劔自刎

張玄靚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玄靚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逼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于門下

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利二人與天
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人
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
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辜盡誅滅之傾覆
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
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
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它無所
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

走邕以劔自刎而歿于是悉誅邕黨

前凉錄

劔中鞍

義熙中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等伐蜀齡石等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譙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夾岍築城以拒之齡石率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南城自潰齡

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小
苟塞打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
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犇潰縱奔成
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齡
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
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
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也縱不
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

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
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
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自縊歿
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幽石

劍自刺

鬱林王昭業字元尚文惠太子長子也小
名法身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勅皇
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

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

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

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

勝俄爾還內歡笑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

入後宮嘗列胡妓二部夾閣迎奏爲南郡

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

爲慘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

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

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沽富兒百
倍矣及即位徑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
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
未朞年之間齋世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
承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監子各數
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器以相剖
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君嘗裸袒著紅縠襪
雜采相服好鬪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

御物甘炒杖宮人寸斷用之數世祖招婉
殿乞闈人徐龍駒爲齊龍駒尤親幸爲後
閣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昭業與孝帝幸
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
氏爲尼以餘人代之高宗慮變定謀廢帝
二十一日壬辰使蕭誼蕭坦之等於省誅
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
我廉加朱衣于上北入門三失履王晏徐

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
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
令闈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
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
兵先入宮截壽昌閣帝走向凌姬徐氏房
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
諶初入殿宿衛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
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

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

弄殺之

南齊書本紀

昭業生而爲其叔子良取養而矯情節詐

陰懷鄙慝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

衣食同臥起妻何氏擇其中美貌者與交

通密就富商大賈取錢無數旣與子良同

居未幾意子良移西邸昭業猶住西州

每至昏夜輒開後閣與諸小人共至詭營

署恣淫宴凡諸不逞皆迭加爵位許以南
面之日便即施行皆疏官位名號于黃牋
紙與之各各囊盛帶之肘後初昭業在西
州令女巫楊氏禱祝速求天位及其父歿
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楊氏子珉亦有
美貌何氏尤愛悅之昭業呼楊氏爲婆劉
氏以來民間亦作楊婆兒歌蓋爲此也及
在東宮賸有疾令楊氏日夕祈禱令賸早

歿與何氏書于紙中作一大喜字作小喜
三十六字遠之大斂之始呼賸伎人備舉
衆樂諸伎雖畏威從事莫不哽咽流涕及
成服悉遣諸王選第子良因乞留過賸葬
不許昭業素好狗馬立未十日便毀賸所
起招婉殿以殿材乞闈人徐龍駒造宅于
其處爲馬埕馳走墜馬面額並傷稱疾不
出者數日多聚名鷹快犬以梁肉奉之賸

將葬喪車未出端門昭業便稱疾還內裁
入閣便于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震響內外
時司空王敬則問射聲校尉蕭坦之曰便
如此不當怒怒邪坦之曰此政當是內人
哭聲響徹耳自贖葬後昭業微服而出游
走里市又多往其父母陵隧中與群小共
作鄙菑擲塗賭跳放鷹走狗諸雜狡獪日
日輒往以此爲常朝事大小皆斷於尚書

令蕭鸞初蕭贖聚錢上庫至五億萬齊庫亦出三億萬金銀布帛絲綿不可稱計至此歲末所用過半皆賜與左右厮卒之徒及至廢黜府庫空盡昭業在內常著紫綿紅繡襪衣或錦帽改年爲隆昌以黃門郎周奉叔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奉叔諧談爲事昭業甚悅之而專恣跋扈無所忌憚常從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闥門衛莫敢訶

止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徐龍駒自東
宮齋師以便伎見寵構造奸邪以取容媚
凡諸鄙黷雜事皆龍駒所勸誘也昭業爲
龍駒置美女伎樂常往含章殿著黃綸帽
被貂裘南面向案代昭業畫敕左右侍直
與昭業不異蕭鸞固請誅之楊珉及母亦
並下獄死珉及母爲昭業所寵恩情特隆
賞賜傾府藏珉爲何氏所幸常居中內侍

劍筴

卷十二 博流

孟

單幅草堂

二十七

蕭鸞初令衛尉蕭諶征北諮議蕭坦之請
誅珉何氏與昭業同席坐流涕覆面謂坦
之曰楊郎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坦之乃
耳語于昭業曰此事別有一意不可令人
聞昭業呼何氏曰阿奴暫起去坦之乃曰
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聞彰遐邇此
事自古所無想必誤官事昭業不得已乃
許之俄勅原之已行刑益州刺史劉悛罷

□□昭業以其饋奉不豐收付廷尉將加大辟俊弟中書郎繪乞以身代得不死禁錮終身昭業與其父寵姬霍氏姪通納之後宮蕭鸞謀廢之率衆而入時昭業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兵至拔劍起拒鸞鸞自殺之左右歿者十餘人

齊書
列傳

劍攬

侯景廢簡文幽于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

皇帝位尋矯蕭棟詔禪位升壇受禪既唱
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
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于此便畢
矣及升御狀狀脚自陷王偉請立七廟景
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登七世祖考故置
七廟并請七世諱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
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取是衆聞
咸笑之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對咸見

殘毀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
景纂修南郊路僞所南面十餘株再宿悉
斫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禮乃
驚惡之使悉所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于
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對重青必彰陝
西之瑞王僧辨軍至蕪湖擊景軍景軍聞
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歎曰
咄叱咄叱誤殺乃公遂將逃王偉按劔攬

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百餘騎東奔時都下戶口百遺一大航南岸極日無煙老小相扶競出纜度淮軍人掠之甚於寇賊號叫徹于石頭僧辨謂爲有變登城門故亦不禁也僉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

知僧辨之終初景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
推墜二子于水自滬瀆入海至胡立洲前
太子舍人羊鯤殺之

南史

進劔斬宗黃

魏軍至黃華去江陵四十里明日至柵下
裴巖裴機朱買臣謝答仁等開柵杷門出
戰柵內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梁元
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

劍筴

卷十二

樽沉

三

翠帳草堂
一一五三

遂止宮外宿民家移居祇洹寺魏于謹令
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絕信州刺史徐世譜
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于馬頭遙爲聲
援是夜帝巡城尤口占爲詩羣臣亦有和
者帝裂爲書趣王僧辨曰吾忍死待公可
以至矣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朓仁等開
門出戰皆敗還帝又移居長沙寺朱買臣
按劔進曰唯斬宗慄黃羅漢可以謝天下

買臣罪其諫
還建康也

帝曰曩寔吾意宗黃何罪二

人退入衆中

焚書折劍

江陵城陷元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
寶焚古今圖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
左右共止之又以珪劍斫柱令折歎曰文
武之道今夜盡矣

庾子山哀江南賦 玉軸揚灰龍文折

柱

劔擊闔

元帝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劔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斬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駕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嘗使缺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爲奢所詰辱

劔上食

煬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裴仁基爲河南道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銳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

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爲萬人敵世充
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
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
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反令陳謙
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劫世充行儼以兵
應于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
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
爲世充所殺

飾五劔

李錡以父廕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
多以珪貨賂李齊運由是遷潤州刺史兼
鹽鐵使持積財進奉以結恩澤德宗甚寵
之錡恃恩驕恣有浙西人布衣崔善貞詣
闕上封事論錡罪狀而德宗械送錡錡遂
阬殺善貞天下切齒乃增置兵額選善弓
矢者聚之一營名曰挽硬隨身以胡奚雜

類虬鬚者爲一將名曰蕃落健兒德宗復
于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罷其鹽
鐵使務錡雖罷其利權且得節度反狀未
發憲宗即位已二年諸道倔强者入朝而
錡不自安亦請入朝乃拜錡左僕射錡乃
署判官王澹爲留後旣而遷延發期澹與
中使頻喻之不悅遂諷將士以給冬衣日
殺澹而食之監軍使聞亂遣衙將趙琦慰

喻又齎食之復以兵注中使之頸錡佯驚
殺解之囚于別館遂稱兵飾五劔分授管
內鎮將令殺刺史于是常州刺史顏防用
客李雲謀矯制傳檄于蘇杭湖睦等州遂
殺其鎮將李深湖州辛秘亦殺其鎮將趙
惟良而蘇州刺史李素爲鎮將姚志忠所
繫釘於船舷生致于錡未至而錡敗得免
初錡以宣州富饒有并吞之意遣兵馬使

張子良李奉仙田少卿領兵三千分略宣池等州三將夙有向順志而錡甥裴行立亦思向順其密謀多決於行立乃廻戈趣城執錡於幕縋而出之斬於闕下

唐書

請具劔

興元三年五月渾瑊自咸陽入朝詔授平涼團會使兵部尚書崔漢衡副之司勳郎中鄭叔矩爲判官瑊統兵二萬又詔華州

節度使駱元光以本鎮兵從城閏月十五日城與結贊會平涼初約以兵三千列於壇之東西散手四百人至壇下各遣遊軍相覘伺是時蕃軍精騎數萬列於壇西蕃之遊軍貫穿我軍之中城將梁奉貞率六十騎爲遊軍纔至壇所爲蕃軍所執結贊又謂城曰請侍中已下具衣剝劍珮城與監軍宋鳳朝崔漢衡等入幕次坦無它慮

結旄命仗鼓三通其衆呼譟而至城遽出
自幕後偶得它馬跨而奔馳追騎雲合流
矢雨集而不傷會賊將辛榮以數百人據
北阜與賊血戰追騎方止城僅得免辛榮
兵盡矢窮力屈而降宋鳳朝城判官鄭弁
爲追兵所殺崔漢衡中官俱文珍劉延李
清朝漢衡判官鄭叔矩城判官路泌表同
直大將軍扶餘準馬寧神策將孟日華李

至言樂演明范澄馬弁等六十餘人皆陷

于賊

唐書

劍降

莊夢蝶與韓秀昇屈行從戰又敗其敗兵
紛紜還走所在慰諭不可遏遇高仁厚于
路叱之即止仁厚斬都虞候一人更令修
娖部伍乃召耆老訊以山川蹊徑入賊寨
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

劍策

卷十一

聖

翠帽

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
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涉之狀賊晝夜禦備
遣兵挑戰仁厚不與交兵潛發勇士千人
執兵負藁夜遊間道攻其寨且焚之賊望
見分兵往救之不及資口蕩盡衆心已搖
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相繼皆沉賊往
來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于要路邀擊
且招之賊衆皆降秀昇行從見衆潰揮劍

亂斫斫止之衆愈怒其執二人詣仁厚仁厚命善食而械之

篁中人躍劍

秦宗權責租賦于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爲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守也有望氣者謂緒曰車中有王者氣于是緒

見將卒有勇略踰已及氣質魁岸者皆殺之劉行全亦死衆皆自凡曰行全親也且軍鋒之冠猶不免况吾屬乎行至南安王潮說其前鋒將曰吾屬違達墓捐妻子羈旅外鄉爲郡盜豈所欲哉乃爲緒所迫脅故也今緒猜刻不仁妄殺無辜軍中子子者受誅且盡子鬚眉若神騎射絕倫又爲前鋒吾竊爲子危之前鋒將執潮手泣問

計安出潮爲之謀伏壯士數十人于篁竹
中伺緒至挺劍大呼躍出就馬上禽之反
縛以徇軍中皆呼萬歲

劍驅

田令孜奉僖宗發瑋雞時軍民雜揉鋒鏑
縱橫以神策軍使王建爲清道斬所使建
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乘輿乃得前上以
傳國璽授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李昌符

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王建扶掖上自烟焰
中躍過夜宿板上下枕建膝而寢既覺始
進食解御袍賜建曰以其有淚痕故也車
駕纔入散關朱玫已圍瑤雞荆南斗米直
四十餘緡食甲鼓皆盡兵荒之餘止有一
十七家

十萬橫磨劍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

以爲回圖使

凡外國與中國貿易者置回圖務

往來販易

于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
說帝囚榮于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
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
言契丹有大功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
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爲
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
所以降志于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

約故耳爲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
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
馬爾所目睹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
劍足以相待它日爲孫所敗取笑天下無
悔也榮自以亾失貨財恐歸獲辜且欲爲
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
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
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

其後晉降契丹契丹王詰延廣曰致爾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劔安在

揮劔歿唐軍

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仇理難口口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劔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

君俱死麟遂弑梁王因自殺

僧訪劍

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性豪
侈強市人田宅藏匿亡命于私第置獄繫
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瘦死者其子檢校左
僕射繼昭好擊劍嘗與僧歸信訪善劍者
右匡聖都指揮使孫漢韶與業有隙告
業繼昭謀反翰林承旨李旻奉聖控霍馬

步都指揮使安思謙復從而譖之業入朝
蜀主命壯士就都堂擊殺之下詔暴其辜
惡籍沒其家